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事緯前集卷二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蕭華

左傳事緯例畧

舊文傳麗於經年時月日以相繫維也易編年爲敘事篇目一百有八將令讀者一覽即解且無遺忘之病

杜氏謂左傳有先經後經諸法故往往有無經之傳及經詳而傳畧經畧而傳詳者旣立敘事之法雖傳中片語隻字稍涉某事因以附入以無遺古史之文

踈遺固陋沓複亦繁有一事或關兩事及數事者止從所重録之論斷中互相援引庶乎其淹貫也

事統於篇年紀易紊故每年必隔一字書之年之首事則蒙本文大書某年餘則分注某年不使傳文疊出篇末贅以愚論未敢言文旁集諸家雜采傳記無庸附會僻說折衷一歸於正大期於發明經傳而止

簡端碎評意之所寄偶拈一二以誌賞事之節目亦爲標額濫評一概不收以上正書例

讀春秋者異說紛紜漢唐以還不下數百家唯杜氏自號左癖能成一家之言特取其序以壓卷而孔序次之

孔氏尊杜氏者也

丘明列傳舊史所無玆采綴一二遺事用補馬遷之闕

左氏立例有發凡有新意前後互明最稱條悉自公穀生異同之見胡氏成帖括之學左例遂置不講玆爲推而論之凡三十有一篇名曰左氏辯例

舊有東坡輿圖雜入宋地諸侯年表止列數國宋人發微圖說詳略失宜而剞劂錯譌復淆觀覽今立六圖世系二十有一並著公姓卿族地輿度量廣狹詳誌山川

年表備列諸國各標大事其帝派天官職官則愚意所增也名曰左傳圖說

左氏碎金屑玉披覽彌新學識博通文字工絕曝日之暇隨覽隨鈔積而成帙名曰覽左隨筆

杜氏名號歸一圖久失讐校不無顛倒誤謬玆另爲一式分國别氏指掌瞭然名曰春秋名氏譜

六書不明豕亥致紊附以左傳字釋用爲考訂之助焉

以上前書例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事緯前集卷一

靈璧知縣馬驌撰

晉杜預春秋左傳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别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

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

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刋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

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盖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

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

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

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頴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頴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别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

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

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意微此理

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閑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巳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晉杜預春秋長歴論

書稱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歳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歳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叙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

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日食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歷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時歷誤實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

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此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歴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㫖先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鹿為馬故傳曰不君矣且因以明此月為得天正也劉子駿造三統歴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歴唯一食歴術比諸家既最疎又

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黄帝以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諧合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説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蔽在於守一說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常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

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數故歷無不有差失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畧可知時之違謬

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之食以考朔晦也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為歷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算李修夏顯依論體為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嵗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千餘嵗承以強弱強弱之差盖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太始歷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今其術具存時又并攷古今十歷

以驗春秋知三統歴之最疎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證據及失閏旨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為經傳長歴諸經傳證據及失閏時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歴也學者覽焉

晉杜預後序

大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内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

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别有陰陽説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别也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

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葢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記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

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於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於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

多畧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於洞澤疑洞當為洞即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即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

又稱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此條大與尚書叙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昬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為其粗有益於左氏故畧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孔穎達春秋正義序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為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為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三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

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綿邈無得而言曁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内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絶夫子内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衘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衮之贈一

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
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
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
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
為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
絺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為左氏集
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
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為甲矣故

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踈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為翹楚然聰惠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註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蠧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

雀在其後按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於箕杜註云郤缺稱人者未為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殽戰同按殽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殽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尠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註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為質

及宋逃歸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勑删定據以為本其有踈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

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左丘明小傳

左丘明魯人或曰楚左史倚相之後也為魯太史受經

於孔子時周室衰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物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定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權威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又采録前世穆王以來下訖

於魯悼知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名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丘明曰臣丘其聖人與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與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今君

欲以孔丘為司徒名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名孔子為司徒愚按狐羊之喻類戰國策士之言而孔子之為司徒不見於家語及太史公書無乃後世之所附益當時未必有其事與或曰丘明孔子以前賢人孔子所引率前世人如老彭伯夷之類又左傳國語屬綴不倫似非一人所為傳春秋者疑楚人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特詳多無經之傳此其證也其說頗乖異不可考據夫孔子所稱

淵騫之派豈非及門之士馬遷謂魯君子左丘明作傳又謂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且內外傳雜採異文若齊晉大國亦皆有無經之傳何必楚人之所作哉自左氏既沒二百餘年經既遭焚書亦廢滅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議立左

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詆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見府中左氏傳大好之引傳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為左氏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孔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歆數以問向向不能非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列於學宫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於太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中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立學宫

自此以後左氏顯而二傳微矣今觀左氏一書條例文辭無不燦然明備而公穀穿鑿往往自生牴牾優劣昭然奈何漢儒聚訟紛紛久而後定豈古文之隱顯有時聖賢之大業諒亦終不可晦爾

左傳事緯前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事緯前集卷二

靈壁知縣馬驌撰

左氏辨例上

年月例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魯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按隱公元年即平王之四十九年作春秋者胡不書曰平王四十九年而言隱公元年乎春秋魯史非周書也以一國之史記天下之事故詳内而略外書信而闕疑用

年時月日以相統繫則史官舊文非義例之所加也首時書王明此歷為王者所班夏正建寅矣商正建丑矣而周正則建子三代之正月不同故冠月以王言是時王之正月也春隨月移春非王所改故不言王春而言王正月其或廢法亂常失不班歷者則經不書王桓公十有八年而不書王者十四知非盡為闕文必是王不班歷矣靈景之際天子卑微諸侯遥稟正朔故子朝之亂經仍書王不責以所不能也四時具而後為年是以時雖無事必舉首月以明時過桓

九年夏四月隱九年秋七月桓元年冬十月此類是也若時有事則隨事而繫之月其未詳月者直繫之時春秋不遺時爾非不遺月也何必定舉首月哉若春之三月皆亡不得於春下空懸一王字故悉不書王非不班歷之說也公羊曰隱無正月穀梁曰隱無正桓無王鑿矣史之所記年時月日皆應具文而春秋文多不具桓四年七年皆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昭十年有十二月而無冬莊二十二年特稱夏五月又有日無月者十四

其不可知者或史策先闕而仲尼不改其可知者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至其有時無月有月無日史官立文原有詳略仲尼因史成文不得不仍其舊而書之陳侯鮑卒再赴而書二日衞侯晉卒重書丙戌慎疑因舊不得不然寧皆義例之所在耶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唯日食須甲乙而明卿卒為股肱之痛二者書日以見義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

失之也左氏發傳唯此二事知二者之外非例明矣公

穀於日月多生異義舉一經之文悉以日月繩之於公

如則曰往時至月危至也往月至時危往也往月至月

惡之也於來朝則曰時正也月惡之也於卒葬則曰諸

侯日卒正也時葬正也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日慢葬

也過時而日隱之也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

正也日危不得葬也於滅國則曰中國謹日卑國月夷

狄時於螽螟則曰甚則月不甚則時而又有桓盟不日

外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卑之盟不日侵伐不日取邑不日詐戰不日微國不日夷狄不日諸說違其例者非曰謹之則曰惡之必曲說以求通而或此曰危之彼曰美之即二家亦若矛盾之不相入也皆非聖人之本意也按經朝聘侵伐土功執殺之屬未嘗書日而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則多書日量事為文本有同異況時有遠近詳略各别是以文公以上書日二百四十有九宣公以下書日四百三十有二年數同而後則倍之知

久遠遺落不可盡舉為例矣

即位例

即位八

不書即位四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此史策正法也人君繼立踰年改元朝廟告朔因即人君之位故史官書之於策曰公即位傳曰隱公不書即位攝也莊公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閔公不書即位亂故也僖公不稱即位公出

故也四君之於即位或讓而不為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本無可書非孔子删之也桓文宣成襄昭定哀八君本自即位非孔子增之也公羊曰君弑子不言即位臣子一例穀梁曰繼正即位繼弑不言即位而桓宣之即位則公羊曰如其意穀梁曰與聞乎弑無恩於先君於隱公之不即位既曰成其意而桓宣即位又曰如其意是美意亦成惡意亦如没其實而止存其意有是理哉隱莊閔僖舊史既無即位之文仲尼修經因而不增

是即聖人之新意故傳以不書不稱發之四君雖不即位然亦改元告朔朝廟與人更始故史猶書春王正月以見此月本宜即位而實不即位皆有故也桓公弑兄嗣立似於隱之死日即合即位當如晉人弑厲公而立悼公即位改元不待踰年者然桓方歸罪寪氏詐言不與賊謀自同於遭喪之禮猶待踰年而後行之史臣據實以書爾定公元年不書正月蓋正月公尚未立歳首未得朝正正月無事可見是以不書迨六月而後即位

既非即位之常月記事之宜又須詳而日之故書戊辰即位而後改元未改之前必承前君之年而史官載筆又不得一歲兩年故於是歲八年即稱元史法然也漢魏以來雖秋冬改元者史必冠之於歲首遵此意哉

告朔例

不告月一

不視朔一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傳曰非禮也閏以正時

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此緣文公之失以明告朔之禮也天子班歷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受而施行之遂以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以其告廟故亦曰告朔此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其在歲首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傳稱釋不朝正於廟是也視朔朝廟其禮有二皆於月朔為之也夫聽政必於朔者人君設官分職委任臣下總成敗以效能否

執八柄以明賞誅使非躬親其事則忠惰不分亂言移聽朝政日紊國家之敗端必由此聖人知其然是以簡其節敬其事制為視朔之法因月朔告廟遂以臨朝聽政考往議來顯衆以斷之由是上下交泰官治民安也文以閏非常月因而闕其禮故經書之以章其失怠政棄禮雖朝於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已之辭也經稱告月傳言告朔告月必於朔也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傳曰疾也文自六年不視閏朔盖其後是禮浸

廢諸公多有不行者定哀之世餼羊徒存子貢感而欲去是其証也既已一書顯禮明識是後不復更載乃文於十六年則以疾故自二月至五月四不視朔雖曰廢禮實非怠惰故經復明其事按諸公以疾廢朔者不一特於此一表之則餘從可知且是春公以疾辭齊會又因明其非詐也視朔朝廟國之常事常事不書而唯書其失失亦不可勝書存一二以示法而已丘明作傳窮覽載籍雖經所不載又廣記而備言之也僖五年傳曰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禮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於歲春秋二分夏冬二至立春立夏為啓立秋立冬為閉用此八節之日登臺以望書其所見雲物氣色若有變異妖祥必有後驗書之所以為備豫也視朔者月朔之禮登臺者日至之禮兹則朔至同日故僖公兩行之左氏善公得禮因記其事復發凡以明周公之典傳中凡例五十唯

此一凡經無其事然亦國家大典傳是以顯舉之也春秋編年之體值朔書朔值晦書晦值閏書閏原無義例事之所記舊有詳略或闕焉弗備亦非褒譏之說也唯日食假朔日以明僖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是其例矣穀梁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朔日並不言食晦夜朔日並言食正朔言朔不言日食既朔此則未聞歷術而徒穿鑿其說僖五年九月己卯晦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公羊曰晦冥也記異也

此復指日為異其舛謬尤甚矣聖人敬天作歴用授民時分四時以正寒燠置餘閏以節盈虛所以重民事也故傳中每譏置閏之失文元年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襄二十七年十一月傳曰辰在申司歴過也再失閏矣哀十二年十二月螽傳稱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歴過也詳釋諸傳知閏月之為重文公不告閏月猶朝於廟聖人明書示譏公羊曰天無

是月也猶者通可已也穀梁曰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是何其言之悖乎杜氏簡二傳而去異端殆莫此之爲甚與

王臣例

錫命三

來聘七

來求三

歸脤一

來含賵二

來會葬二

來一

周王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八稱天子者一傳無異說非例也三者天子之通稱也天子至尊不可貶責故春秋無貶王之例而失禮亂紀之舉或貶王使以示義焉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咺不應名而名貶咺也貶咺所以責王

也王臣下交必本王命故曰天王使某隱元年祭伯來傳曰非王命也此釋其私交也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曰王未葬也平王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家宰故稱父族又不稱使也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雖踰年而未葬亦不稱王使若是者皆實録也若祭公之逆王后則昏禮不稱主人又非此例矣天子無求有求則譏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傳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推此而

言求賻求金皆非禮矣天子錫命未聞其詳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而加錫或已薨而追錫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此即位之錫也葢賜以命圭合瑞爲信若傳稱賜晉侯命是其比也晉侯受玉惰知錫命之有玉也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已薨之錫也葢追命而褒稱其德若傳稱追命衛襄公是其比也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此歷年乃錫不知何故傳言賜齊侯命及策命晉侯皆命爲侯伯成公又非其比

或者仍是合瑞之禮而緩用之茍以得之為榮故不復譏其緩爾齊晉衛之錫命不書不告也王臣之稱傳雖不發凡言例而尋繹經傳可得而知也王之公卿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於洮是也其或稱祭公稱宰舉官而言之此正例也所以知其然者宰咺歸賵以緩而名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傳曰父在故名攝父職以出聘則爲非禮是以貶之周禮大

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此宰未知何宰但貶而稱名則法當書字是大夫稱字之例矣然春秋之世王之卿士有無爵者如王叔陳生伯輿之屬未知書經其稱云何滕侯之先為周卜正齊侯吕伋為虎賁氏周制大夫固多有爵者又何以稱也然則卿而無爵或亦書字但不可越字而稱名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復不可舍爵而書字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於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劉夏非卿而名對言之則卿亦有

書字之理王臣之見經者衆矣祭伯凡伯毛伯召伯單伯尹子劉子單子其間未必無大夫南季榮叔家父王季子其間未必無卿第無明證故依例言之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傳曰弱也譏使童子出聘本父稱子然而書其父字其父大夫也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官微而授大事褒而字之然猶冠以王人王人下士也褒貶既别以生義而例必存於經春秋之法其嚴如此

侯爵例

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以王命為諸侯者也其例稱爵
下此為附庸附庸未命無爵不得謂之諸侯其例稱名
春秋朝聘會盟之國宋為公魯晉齊衛陳蔡邢紀鄧為
侯秦鄭曹薛杞穀滑北燕為伯楚莒吳越邾小邾滕徐
鄀郯鄫沈胡頓為子許宿為男是三十四國於經最顯
云二邾初為附庸其後稱子滕薛杞初稱為侯其後滕
降稱子薛杞降稱伯或曰時王之所進黜也魯為本國
在內不可自稱魯侯故書曰公從臣子之辭五等皆稱

公死則諡曰某公是以傳文於列國皆稱公經於葬皆舉諡稱公禮之常也蔡葬或書爵史氏異辭爾夷狄雖大爵不過子吳楚稱王僭而不典是以不葬若葬則宜書某王為是絕而不葬也所以知附庸例稱名者莊五年郳犂來來朝傳曰名未王命也但釋稱名之故而無貶責之說是例之當名矣五等之爵不生名其或生名則為貶之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名賤之也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貶

而名是例不當名也諸侯之朝會征伐例皆不名至於奔執歸入則或名或不名者經不一法傳無明例蓋從告辭以書之爾公羊曰失地之君名穀梁曰名失國也其說雖本曲禮而難通於左氏且於經復多違謬姑無取焉春秋嘉而書字君臣同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傳曰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此附庸之褒也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於蔡傳曰蔡人嘉之也此諸侯之褒也是知六等之君皆可褒而稱字許叔紀季

是其類矣公侯之稱子何也僖九年宋子會于葵丘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在喪者未葬之稱既葬則稱爵也公羊曰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非矣彼既葬稱子者文十八年子卒傳曰諱之也魯人諱弒猶以未成君告故以子書僖二十五年衛子盟於洮成公上述父志降名稱子故嘉而從之是皆有故焉不得舉為例也僖二十八年衛子盟於踐土衛無新喪此亦稱子者武叔

攝位未有成命不得為君也既公侯在喪稱子者是例也而非貶也則宋共衛惠衛定之流皆先君未葬而稱爵非禮矣既述父攝君者猶不稱爵則晉大子州蒲代父而稱侯非禮矣是皆可觸類而知也杞伯之稱子變例以貶之也僖二十三杞子卒傳曰書曰子杞夷也二十七年杞子來朝傳曰用夷禮故曰子襄二十九年杞子來盟傳曰書子賤之也三者異事故重例以明之其實同以貶責爾荆者楚之初號也後乃改稱為楚國有

二名猶小邾之初名郳者非貶也公羊曰州名也州不若國穀梁曰外之也夫貶之有道何乃於國名生異且楚之為狄久矣猾夏日甚何獨於初貶焉諸侯之貶或至沒而不書成二年盟於蜀傳曰許蔡不書乗楚車也謂之失位此仲尼削之以示譏亦變例之僅見者乃知貶諸侯之例或書名或削之或稱子盡矣未有以人稱者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公穀皆以為外之杜氏獨謂三人皆附庸之世子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

人盖左氏無貶君稱人之例杜是以推其說也按經書人而傳言諸侯者十有一丘明皆不發例要亦當世告命記注之異若謂貶諸侯而去爵稱人是指責卿之例責君矣登謝堂而問鳳毛責坊州以貢杜若何以異此

班序例

齊桓公會盟之國十五 周魯宋陳衛蔡鄭許邢曹邾滑滕江黄

宋襄公會盟之國十一 齊楚陳衛蔡鄭許曹邾滕鄫

晉文公會盟之國十一 周魯齊宋陳蔡鄭衛莒邾秦

楚莊王會盟之國四 魯宋陳鄭

晉悼公會盟之國十六 周魯齊宋陳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吳鄫

晉平公會盟之國十七 魯楚齊秦宋蔡衛陳鄭許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楚靈王會盟之國十三 宋蔡陳鄭許徐越滕頓胡沈小邾淮夷

春秋之盟會侵伐魯會他國者皆序魯於會字之上非尊魯也從本國之辭自書其事於文宜然也若微者往會不合書名於經則會上無字直言所為之事而已莊十五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

盟於幽是也若魯人不與而諸侯相會則但序列前後雖伯主亦止序諸侯之上爾不言伯主會某某也莊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會于鄄是也若伯主遣大夫往會諸侯雖政在伯國猶序大夫於諸侯之下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於新城是也若王臣在會不問尊卑必序王臣於列國之上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衞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

許男曹伯于葵丘是也是皆春秋之常法史氏之舊文
仲尼為其合於書法因不革者春秋之國以大小彊弱
為班序莊十四年以前征伐會盟之國十有六時無伯
主未有成列蔡常在衛上唯桓十六年居陳下意者其
後至乎桓文以來伯主之所序則為成例矣齊桓盟幽
陳以小國班躋衛上遂終乎春秋是其所序而進也然
而大夫不先正卿臣子不先諸侯故文十七年襄二十
七年陳皆在衛下公孫寧孔奐非正卿也僖二十八年

衛在鄭下叔武未成君也班序雖定而或先至後至伯主又得而升降之襄十年伐鄭傳曰齊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二十六年會澶淵傳曰鄭先宋不失所也此復一時之進退而非常例矣伯主所序唯是土地甲兵以為前後不問其分封班爵同異姓也然而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故載書或與會次不同踐土之盟齊宋先也而定四年傳稱其載書云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召陵之會蔡先衛也而傳稱萇弘

告劉子乃長衛侯是二者傳與經違蓋皆王臣臨之故會盟異序其餘雜盟未必盡然也列國有事大國雖居諸侯之上而主會主兵者則小國或居大國之前隱八年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齊尊宋使主會也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也齊桓公之伐鄭伐鄭伐徐皆先宋後齊蓋小國主兵即伯主亦退序其下史據實書之以見事之所自起舊法然爾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傳曰先書齊衛王爵也僖二年虞師晉師滅

下陽傳曰先書虞賄故也鄭主兵而以王爵抑之虞貪賄助晉而用主兵之例此仲尼特示新意以正褒貶者故左氏發傳以明之也會盟而以國地者地主亦與其事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傳曰曹人致餼禮也僖十九年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傳曰修桓公之好也推此為例知諸以國地者國亦與焉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於宋宋實不與盟而亦以國地者宋方見圍無嫌于同盟也若此者尋繹可知非地主之例矣殊會殊

盟先序列國而後言會某於某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傳曰謀寧周也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某某會吴於鍾離傳曰始通吴也襄十年公會某某會吴於柤傳曰會吴子壽夢也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某某會吴於向傳曰為吴謀楚故也諸侯為其國動故殊序之以顯其事若此者就事立文之宜傳是以但指歸趣不發襃貶之義公穀謂尊王世子既非其要而云外吴尤踈矣戚之會豈不猶

是兹吴乎春秋之先會後盟者於會既序列諸侯矣於盟則不再序從省文也閒無異事則不稱諸侯昭十三年秋公會某某於平丘八月同盟於平丘是矣閒有異事則復總稱諸侯以明之僖九年夏公會某某於葵丘秋七月伯姬卒九月諸侯盟於葵丘是矣首止之會盟閒雖無事然王世子會而不盟故稱諸侯以別之若此之總稱諸侯皆非貶也倘非前序後省之比列國有事不終則不加序列而輒稱諸侯以識之僖十四年諸侯

城緣陵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文十五年諸侯盟於扈傳曰書曰諸侯無能為也十七年諸侯會於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此皆以不足序列而畧之是知總稱諸侯者皆仲尼變例之譏矣春秋自諸侯為政會列之所闕遂重矣諸侯而簒立者苟得與於諸侯之會則以成君書爵侯伯不復致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昭元年莒展輿出奔吳不稱爵未列會也故宣元年傳曰會於平州以定公位成十六年傳曰先君若有罪則君列諸會

矣以此知列會則定位定位則書爵王政不行而諸侯自相推戴誠變局哉

臣稱例

卿大夫士臣爵之等差也公侯為大國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周官之制其臣亦準之以分尊卑但時至春秋漸已改變所稱國之大小皆據當日之土地人民不復依班爵之舊傳稱衞之於晉不得比次國則莒邾滕薛固甚微矣聖人作經不得不據時宜而從之不能上同

周官也諸侯必有命卿命卿者其君正爵命之於朝宫室車服禮儀皆如其命數若有事於會盟侵伐必列名書字於經魯晉齊楚宋衛鄭陳蔡所常書也春秋之微國當時附隨大國不得列會者甚衆及其列會上無通於天子下不能備禮成列唯是畧而書人故會盟侵伐之役止曹公子首見經其餘以奔亡見者邾畀我曹公孫會等數人而已知合制者少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來奔傳皆曰非卿紀裂繻逆女傳曰卿為君逆是此

等微國亦皆有卿特以僻陋不得見經杞降為夷況其臣乎楚之始見也略書國名而已漸而書人矣漸而有君臣矣至成二年盟蜀之役卿不書名為貶始得與中國準吳之始通也亦止書國名後乃漸有君臣皆其初禮文闕陋告辭不能合禮是以略之非貶於其始也公羊穀梁之説謂曹無大夫邾婁無大夫莒無大夫楚無大夫秦無大夫吳無君無大夫又曰隱不爵命大夫宋三世無大夫此皆拘謬違經不可為訓公羊曰州不若

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信斯言也楚至於文宣吳至於定哀薦食日甚何德而進焉卿例書名其貶也外則降而稱人內則去族特稱名為不宜言我人也卿既卒不名例書字夷伯原仲是也大夫名例不見經外書曰人內則直言所為之事而已賤臣為亂書之曰盜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是也若非士又不得言盜襄二十九年閽殺吳子餘祭是也此春秋書法之大略也臣之有族者

古者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别名也諸侯唯卿賜族隱八年無駭卒公命以字爲展氏死而賜族禮也亦有生而賜族者莊三十二年立叔孫氏諸侯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子孫者繫公之常言非族也而與族同例書之皆常也去之皆貶也何以知去族之爲貶乎隱四年翬帥師傳曰疾之也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衛傳曰疾之也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傳曰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左氏三爲發例知内臣

有貶而去族之例矣貶去族則常例稱族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傳曰書曰公子遂珍之也此不由君命似宜去族然大夫出竟有可以利國家安社稷者專之可也嘉其解難珍而無貶故傳復發例焉卿之出入必稱族者族為君之所命卿行必奉命於君昏禮雖承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傳曰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傳曰尊君命也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傳曰稱族尊君命也首發傳以明先君之好次發傳以明君命三發例以明族與公子之同凡此非褒也於昏禮互發其義以著稱族之常爾亦有有所尊崇而因以去族者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曰尊夫人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也昭十四年意如至自晉傳曰尊晉罪已禮也二十四年婼至自晉傳曰尊晉也内不使大夫與夫人敵貴外削吾臣族以崇大國凡此非盡臣之罪也又一例也内去族既與外稱

人同貶即非貶亦同其例文二年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傳曰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於邢丘傳曰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此類是也夫未命者及一命之大夫不得見經列名書字皆再命三命之卿大國之臣必當有命而經悉書以大夫何也按經傳卿大夫之文相涉晉殺三卿經曰大夫邢丘之會傳曰大夫其實卿也經不書卿者非無卿也王制云上大夫卿是卿之總名

亦曰大夫也何以知外卿稱人之為貶乎僖二十九年盟於翟泉傳曰卿不書罪之也文九年救鄭傳曰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十七年伐宋傳曰卿不書失其所也宣十二年盟於清丘傳曰卿不書不實其言也成二年盟於蜀傳曰卿不書匱盟也襄十四年會吳於向會伐秦傳曰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宫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二十六年會於澶淵傳曰向戌不書後也三十年會於澶淵宋災

故傳曰卿不書不信也清丘之盟宋實其言然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猶不免譏也諸旹卿會而經書人左氏每事發例事不同而貶責則一咸出仲尼之新意故不憚反覆以明之是外卿有貶而稱人之例矣大夫雖宜稱人然事或殊異則有變例以名見經者文二年晉士穀盟於垂隴傳曰書士穀堪其事也僖元年獲莒挐傳曰挐非卿也嘉獲之也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傳曰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曰牟夷非卿而書重地也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傳曰賤而書名重地也此皆不當名而名故傳各發例以明之也卿之書字書子書官皆不斥其名褒之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閔元年季子來歸傳曰嘉之也齊仲孫來傳曰書曰仲孫嘉之也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傳曰貴之也此稱字之褒也閔二年高子來盟善其寧魯難而不名此稱子之褒也文八年宋殺其大

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傳曰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亦書以官皆貴之也此稱官之褒也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傳曰其官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此又兼書官與字以美之也是皆當名又貴而不名亦各發義以明之又一例也去族為內卿之貶然外臣亦多不書族者尋按春秋諸氏族之稱甚多參差欲託之於外赴則嫌有身自來者例不可通因有未賜族之說以無駭為比而復有有

族不書者亦不可通也弑君不書族者四州吁無知公羊曰當國也榖梁曰弑而代之也然商人亦弑君取國胡為獨稱公子宋督宋萬榖梁曰萬宋之卑者也然宋督身為大宰胡為亦不稱族若以為未賜族傳中明有華父督南宮長萬之文豈是無族也殺大夫不書族者二得臣宜申若以為貶則自有國討之例且楚公子側成熊等六七人皆稱氏族何獨於二人貶也欲以為例則有如是之異欲以為無例而左氏發明諸稱炳然明

著似非獨遺此也斯蓋非典策舊法故傳不發凡例當時諸國以意來赴辭有詳略仲尼采文示義義之所起刋而正之義無所闕則仍故策而已或有因舊示義者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曰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從告為文明從其本史矣昭三十一年傳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似此新例定非舊法司馬華孫之稱亦無他比是豈大例也乃知

傳之所發皆仲尼之變例傳所不發則仍史文而書或未賜族或時有詳略爾鄭宛莒慶㑹挾柔之屬亦未必盡無族者也經自莊公以上弑君者皆不言氏閔公以下弑君者皆書氏亦足明時史之異非盡仲尼所刋正矣

母弟例

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曰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此母弟通例

也國有適長謂之儲君在王侯皆稱世子亦曰大子王世子不名僖五年會王世子於首止是矣諸侯世子稱名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是矣附庸世子稱人十五年郲人牟人葛人來朝是矣大子之弟在王曰王子在侯曰公子繫之公者不必大子之母弟也尊在父也即母弟亦繫之公不得言大子之弟也統於公也若大子為君唯母弟稱弟書之於策所以殊而異之親而睦之既以隆友于之稱亦以獎為人弟之敬成相愛

之益也母弟之見經者二十傳發其六而已凡稱弟皆母弟者正例也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皆母弟也然亦有不稱弟者何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舊史原可兩通若非以此示例不必定加刋正也凡弟而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仲尼據史策之例起新意以正貶責兄而害弟稱弟以章兄罪弟而害兄又去弟以罪弟身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傳曰段不弟

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傳曰罪在王也鄭伯懷嫉害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弟顯稱二兄以為首惡佞夫弗知反謀故稱弟而專責王段為亂首故去弟而兩罪之此其所以異也襄二十年陳侯之弟黄出奔楚傳曰言非其罪也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傳曰罪秦伯也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母弟罪秦伯則鍼無罪陳侯不能制禦臣下而弟見逐黄無罪則罪在陳侯此互舉之文也然則衛侯之弟鱄

出奔晉亦罪衛侯矣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傳曰罪在招也春秋兩下相殺則兩名之以罪殺者招雖有罪然不推刃於其兄故從兩下相殺之文以首惡書弟書名罪又輕於段之害兄故存其弟也若夫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稱或曰弟或曰公子可爾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昭元年陳公子招會虢此二公子皆君母弟既非貶責明是國之常言矣子弟之稱與族同貴非卿則不以公子公弟書之是以莒挐非卿雖嘉獲

之而書名猶不曰莒子之弟𦙍知諸書弟者又必卿也

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

兄然傳止發母弟之例者諸侯有母弟常也有母兄者

僅見於衛而已既非國之常事策書焉得有常典哉

昏姻例

納幣三

逆十一

送二

歸六

媵四

至二

入一

求婦一

致女一

內女來三

內女來歸三

會内女一

夫人如三

夫人歸于一

夫人會享雜如九

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此發例以明昏禮之得書於經也儀禮士昏六禮下達納采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是也納徵有玄纁束帛故諸侯謂之納

幣諸侯昏禮亡以士昏準之不得止有納幣逆女二事然二事書而餘不書者二事應使卿也成八年宋公使華元來聘傳曰聘共姬也聘即士禮所謂下達者華元以卿而書然經用常聘之文傳止言其事而不謂禮蓋非所應使矣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傳曰禮也是納幣當使卿也士昏親迎諸侯亦當親迎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是也若君有故則使卿代之隱二年紀裂繻來逆女傳曰卿為君逆也文四年逆婦姜於齊傳曰卿

不行非禮也是卿逆則為禮矣唯天子尊無與敵不行親迎使卿逆而上公臨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祭公為天子三公故言合禮不言卿舉重畧輕也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於齊傳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卿不行非禮也劉夏非卿而從上公逆后傳謂非禮知祭公逆后必有卿矣不書單靖公未過魯也昏姻必賓主敵體故天子聘后於諸侯必使同姓之諸侯為主今與后家為禮故祭公先來受命於魯魯

主昏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亦必使同姓之諸侯為主令與夫家為禮莊元年單伯送王姬是也嫁女則先送女於魯以待夫家之逆王姬至魯必為館以處之秋築王姬之館於外傳曰為外禮也魯齊仇讐莊不敢違王命且在諒闇故於外得禮變之正也迎后則令魯為主魯但遣使往逆王命已成不復過魯直歸京師而已桓九年紀季姜歸於京師傳曰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按王后之書亦鮮又須從告嫁於列國雖告不書也納幣

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何也昏禮不稱主人爲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禀君母之命而婦人之命又不可通於鄰國若言卿輒自來者紀裂繻之類是也若國君無母臣無所禀命不得不稱君命宋公孫壽是也此各據事以書非例也婦人謂嫁曰歸凡稱字以歸皆初嫁也莊十二年紀叔姬歸於酅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而後歸之全節守義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僖十五年季姬歸於鄫前年季姬來寧公止之

而絶鄫子兹既朝而還嫁之故來寧不書而用更嫁之辭二者非嫁書歸就事立文之義也婦人之稱天子於逆稱后舉其得王之命后禮已成示無外也於歸稱字所以伸父母之尊雖嫁於王猶曰吾女某紀姜是也諸侯於逆稱女卿為君逆亦如之内外皆然莊公紀裂繻公子遂逆女是也卿自為逆則稱所逆之字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傳曰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是也若此者所以明尊卑之别示文義之順傳雖不發凡經文固

昭然爾婦人對姑稱婦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是也婦人而求而逆蓋皆以非禮書也内娶不得遠指其歸曰至自某既入國不得稱女曰夫人婦某氏婦者有姑之辭至者告廟之文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文公之於出姜也貴聘賤逆而入不告至故曰逆婦姜於齊而不稱女莊公之於哀姜也納幣親迎而有孟任之嫌同反異入故曰夫人姜氏入而不稱至二者違於常禮略文以

示異也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史闕文無氏非義例也莊元年夫人孫於齊傳曰不稱姜氏絶不為親禮也夫人之貶僅見於此爾知其餘盡闕文矣桓三年齊侯送姜氏於讙傳曰非禮也凡公嫁女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此通言送女之例也諸稱凡皆周公舊典經雖不盡有其事傳縁齊侯之失而並及之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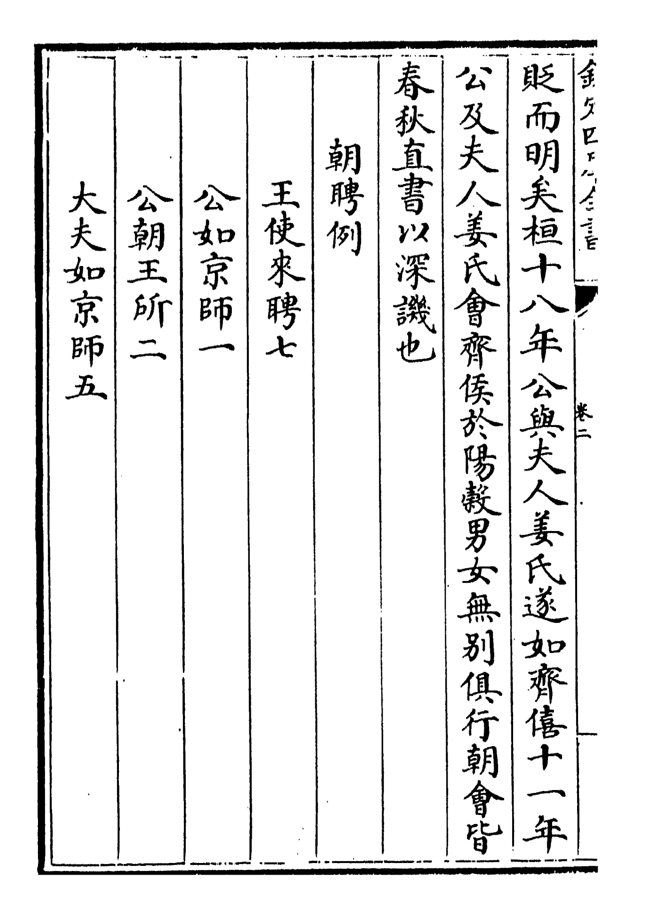
且不親送况列國乎禮夫人初至大夫執贄以見以明臣子之道宗婦亦見通謂之覿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傳曰非禮也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然則覿之常不書此以非常書也成八年衛人來媵傳曰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姪娣為媵同姓之國亦媵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夫人甍則不更聘以姪娣媵繼室一與之醮終身不二重人倫

篤夫婦之義也若當時無人則待年而媵故有媵在嫁後者參骨肉至親以息陰訟故媵必用同姓禮稱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國君不言百姓是無異姓之媵矣九年晉人來媵傳曰禮也十年齊人來媵非禮可知也女嫁三月使大夫隨加聘問以致成婦禮謂之致女存謙序勤用篤昏姻之好在内則詳書其事在外則用聘文而已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致夫人也詳内畧外之宜非

義例也內臣外昏則皆因聘而往卿非君命不越竟而私家之昏姻不得書策悉皆曰如某猶聘問之常文而已僖五年公孫玆如牟成八年公孫嬰齊如莒是也女子既嫁有時而歸問父母之寧否謂之歸寧父母既沒則使卿寧其兄弟傳稱楚司馬子庚聘於秦為夫人寧禮也是矣婦人犯七出之條見絶於夫而歸父母之家謂之出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傳曰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此

通言寧出之例也來與與如皆有反之言歸者不反之辭也此年杞伯姬來寧也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傳曰出也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也魯之夫人無被出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傳曰大歸也子死自去故與出同文也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傳曰王故也此亦出而歸文在上齊以王命送魯是以異文爾婦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故禮有寧無會外事非所與也而春秋實有其事無例可稱故皆直書以明其失

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於洮傳曰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會內女非諸侯之事是以譏之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傳曰書姦也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傳曰齊志也文姜比年與齊侯會或曰會或曰享或曰如師既非禮之所及小君之行不得不書故經明記其事傳於齊地曰書姦於魯地曰齊志略舉兩端即實而言以見其餘也十九年二十年夫人姜氏如莒莒非父母之國不待



貶而明矣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男女無別俱行朝會皆春秋直書以深譏也

朝聘例

王使來聘七

公如京師一

公朝王所二

大夫如京師五

公如晉二十一

公如齊十一桓莊四如非朝不數

公如楚二

大夫如列國五十六因事而如者不數

列國來朝四十四內書來者四

列國來聘三十一

外相如四

君行曰朝卿行曰聘朝者諸侯朝於天子小國朝於大

國聘者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也夫諸侯朝於天子可也而諸侯之自相朝何也周禮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是諸侯亦有相朝之制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非若春秋之世彊弱衆寡相制使小國奔走不得寧也父死子立曰世新君初立或彼來朝或往朝之皆為世相朝法雖舊典廢闕而春秋猶有行者文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也此彼新立而朝此也襄元年邾子來朝衛

侯使公孫剽來聘傳曰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郝之來朝是此新立而彼朝之也此於周禮世相朝之制蓋有合焉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傳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既云古制必亦周法而周禮無其文何也蓋一世一朝疎濶太甚其閒年必有相朝之法且一新一舊彼此未狎於此之際必須往朝周禮特舉其大者爾文元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始聘焉禮也凡君即

位卿出竝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此曰即位而卿出聘襄元年又曰即位大國聘焉是新君初立復有交聘之法一如朝禮豈曰一世一聘而已閒年之聘又可類推也自霸主為政因時制宜非復周法之故子大叔云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盖以五年再朝往來大數更制從簡所以説諸侯也霸主未能創制改物諸侯或從或違是以邾曹之國尚有率舊章合周禮

者文襄德衰朝聘無復定準悼公又從而更命之襄八年傳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是亦上同文襄爾而周禮不行久矣内之朝聘於列國皆書曰如如者書其始事未知其終事否也故朝一也則有至河乃復者聘一也則有至黄乃復不至而復奔莒者安得於其始遂書曰朝曰聘也僖二十八年夏公朝于王所冬公朝于王所王不在京師朝而後書故不言如也外之朝聘於魯皆書曰來朝來聘彼固已朝已聘矣書其終事也諸

朝會者若偕至而同行朝禮則總書來朝隱十一年滕
侯薛侯來朝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是矣若各
行朝禮則各書來朝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
朝是矣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就穀而朝故不言來僖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冬介葛盧來襄十八年白狄來
皆來而不能行朝禮故不言朝若此之類據實為文非
寓褒貶於字句也公羊曰蕭言之何微國也夫穀鄧之
不大於滕薛明矣是故弗取也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

年春實來傳曰自曹來朝書曰實來不復其國也言奔則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實來不言州公承上年省文也春秋固有省文之書若昭六年齊侯伐北燕七年曁齊平之類是矣公羊曰慢之也化我也穀梁曰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此亦偏執之論也外相朝亦曰如告而後書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齊鄭借朝欲以襲紀紀懼而告來也州公如曹為明年實來書也文十四單伯如齊為魯如齊故書也襄五年叔孫豹鄫世

子亟如晉傳曰言比諸魯大夫也魯覲之於晉故變例書之也外相如多矣餘悉不書以無關內事又不告故爾魯之朝聘於天子者八而朝聘於列國者九十魯之所朝者晉齊與楚而朝魯者曹邾滕薛等數小國而已春秋之世唯利是視尚何有於殷聘世朝之周禮哉

會盟例

會九十七

盟一百九

遇七

胥命一

平六

合諸侯之謂會昭神要言之謂盟朝聘會盟皆所以睦鄰尊王相信之道也古者會盟於方岳必出天子之命春秋王政不行故諸侯自相會盟也會而不盟者但書曰會殺牲載書而後書曰盟齊桓以前會盟之國十有五或特或參各從所好自北杏以後霸主為政則推為

會盟之首而列國從之其列序亦唯霸主是命而已五等之爵公侯為尊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在會卿不敢敵公侯而可以敵伯子男僖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於翟泉傳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於翟泉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其例也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卿上敵公侯虧禮傷義魯侯諱盟天子大夫故没不書公又皆稱人

所以知其然者若止責卿不應去公又不宜貶王子虎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於澶淵傳曰趙武不書尊公也鄭先宋不失所也卿會公侯皆應貶責方亦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此責卿而不沒公知沒公者諱矣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傳曰以厭之也晉欲辱公使大夫盟于其都陽處父不能匡君以正親身盟公削族存名以彰其惡去公言及若使微者往會不用稱人之例以直厭其不直仲尼之變例也卿嫌敵

公貶而稱人何也蓋人則微者雖書於策無嫌其敵隱八年公及莒人盟於浮來之類是也若國內無君雖大夫不嫌敵公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於蔇傳曰齊無君也是也若在會有君可以敵公則列國無貶僖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於甯母之類是也會而有君雖不在列卿亦不貶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時有蔡許之君故嬰齊書名是也若此者因事立文不違常例既無關褒貶之義左氏無譏焉內卿之

會公侯者甚多體例已舉故內事據史成文不復貶削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傳曰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會卿鄭伯可以等夷故於此示例所謂會伯子男可也者是矣春秋互文見義豈必事事發例哉王子虎翟泉之盟何以謂之瀆大典也諸侯會盟所以共奬王室天子使臣臨之爾故往往同會而不同盟以諸侯不敢盟王國也僖二十八年公會某某盟於踐土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宣七年公會某

棊於黑壤傳曰盟於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黄池傳曰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黄池秋七月盟吳晉爭先此三者王臣皆不列盟是尊之者正法也倘有王室不靖命使結盟於諸侯則經無貶責僖八年王人盟洮傳曰謀王室也文十年及蘇子盟於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襄三年單子盟於雞澤時亦靈王新立此皆王命下盟事勢宜然唯翟泉諸侯新睦王室無虞子虎無故列盟是以貶之

春秋王臣之會盟十餘事咸依是而類推矣盟而稱同服異之辭也假神明以要不信故載辭或稱同春秋之同盟十六公羊曰同者同欲也穀梁曰同尊周也同外楚也二說雖近是而服異之說尤多莊十六年于幽傳曰鄭成也二十七年于幽傳曰陳鄭服也文十四年于新城傳曰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成五年於蟲牢傳曰鄭服也七年於馬陵傳曰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襄三年於雞澤傳曰晉為鄭服故合諸侯九年於戲傳曰

鄭服也十一年於亳城北傳曰鄭人懼乃行成二十五年於重丘傳曰齊成故也昭十三年於平丘傳曰齊服也此十盟者皆先同而復異故以服異為文若江黄之盟貫陳許頓胡之盟皐鼬原非同盟故不用服異之例也其似宜稱同而不稱者僖五年盟於首止鄭伯逃歸七年於甯毋鄭大子華聽命於會然傳言子華請去三族管仲曰君其勿許鄭必受盟是鄭猶未服也八年於洮鄭伯乞盟然傳言請服是鄭猶未列會也文十五年

郤缺入蔡冬盟於扈傳稱蔡亦與盟是蔡新來服然傳言郤缺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是蔡已先服也此皆不於盟服異是以不用也宣十二年於清丘傳曰恤病討貳十七年於斷道傳曰討貳也成九年於蒲傳曰諸侯貳於晉十五年於戚傳曰討曹成公也十七年於柯陵傳曰尋戚之盟也十八年於虛朾傳曰謀救宋也此六盟皆非服異而稱同盟者清丘斷道與蒲諸侯已有貳心故同心討貳戚與虛朾同心疾惡柯陵之盟鄭人不

服欲令同心伐鄭是以載書亦皆稱同公年所謂同欲是矣其他非諸侯之會而大夫盟於人國則往曰涖盟來曰來盟與夫來聘而因與盟者據事立文非義例之所加也諸會未有言其事者襄三十年會於澶淵宋災故傳曰尤之也宋人不克自責而出會求財諸侯又無所歸若但貶卿稱人則疑於無功之類故明繫其故以尤宋仲尼特綴異文爾桓二年會於稷以成宋亂傳曰為賂故立華氏也取郜大鼎於宋納於大廟傳曰非禮

也本欲平亂竟立賊臣四國黨惡魯亦受賂乃國惡之大者史臣不便指斥故遠述為會之意後繫取鼎之文若宋亂果成而取賂非禮者實為魯諱所謂婉而成章是已且文亦連言所會之事若會於豪伐鄭之類非如宋災故之丁寧其辭也遇者草次之期各簡其禮若道路之逢遇非如會之預謀間地克期聚集故有未及會期而遇者隱四年公及宋公遇於清之類是也有暫須相見而遇者莊三十年公及齊侯遇於魯濟是也曲禮

云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正指此類而或謂用周禮冬見曰遇者非矣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謂之胥命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於蒲傳曰不盟也春秋之胥命止此一事豈他遂不為哉莊二十一年傳言胥命於弭蓋事亦有之特以不告故不書爾和而不盟曰平先有不平今始釋怨修好諸平皆舉國言平總言二國和平之義故不書公卿其或曰人與舉國一也穀梁曰人衆辭平稱衆上下欲之也然則彼不稱人者豈國

君一人之志而臣民皆不欲乎其說陋矣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有盟辭昭七年燕暨齊平傳言盟於濡上似平亦有盟者然平實修好之事非要盟也定十一年及鄭平下乃云叔還如鄭涖盟知平後或別有盟而盟非平事矣其在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盟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巡守諸侯既朝則設方明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盟會咸出諸侯之志即有褒譏亦曰彼善於此爾春秋無義戰春秋

寧有義會盟哉

左傳事緯前集卷二